

# 拉尔宁的森林

韩玉成

我要带你走进的这片森林,更接近于我少年时期的生活本真。因为我的祖辈们都是居住在这片森林里的,从幼年记事开始,我就是这片森林里的一个分子,一个自然的存在。

拉尔宁的森林,或者说是坐落在一片原始次生林里的这个村庄,叫拉尔宁。森林没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只叫它“占岭”。它的归属是湟中县上五庄国有林场。拉尔宁的森林,北边连着水峡林区,南面与大寺沟林区相接,西面直通到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边缘。关于拉尔宁这个名称,无从考证,我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归属很有渊源,曾是宗喀十三族之一的隆奔族所籍一系,其领地主人是拉科官人桑杰尼珠,《塔尔寺志》曾记载,正是这位桑杰尼珠出资修建了塔尔寺最早的八宝如意塔。后来,拉尔宁所在的这条川又成了西纳家族的世袭领地,叫西纳川,民间称谓沿用至今。据此推演,拉尔宁,应是藏语演变而来,虽不能准确知道原意,但我们村里的长辈们则一致以为,拉尔宁,就是藏语的转音,意思是有本事,或者说是很厉害。有句口头禅为证:“那你这个人的拉宁大呗?”中间省去一个尔字,意思却是你的本事大呗!而现在周边的人们一提起拉尔宁人,也自然觉得与众不同,觉得拉尔宁人天生蛮荒,什么硬事悍事都能干得出来。

道完这点汤头,我们言归正题说拉尔宁的森林。

在我十八岁离开拉尔宁村之前,我是发誓要逃离这片森林的。因为几乎与我家生活有关的事,都与这片森林有关,我也从记事起就淹没在这片森林之中,干着力所不及的各种活。

## 01

冬天的森林,在我的心中是黑白两色的世界。那时候的冬天,总有下不完的雪。下雪的时候,山村就覆盖在灰白色的厚厚纱幔之中,混沌如天地未开,万籁俱寂,只有沉雪压断树枝的脆响声,或远或近,听上去格外刺耳。而一旦雪后放晴,村庄和森林则呈现一片银白,尤其是森林深处,除了雪的纯白,就只有松树的青黑色和白桦树梢的一片暗褐色。每当林间的疾风呼啸着掠过树梢,就有一片片的雪雾升腾而起,为单一的白色增添了几分仙境般的神性和缥缈。

这样的天气里,山村就会突然喧嚣起来,年轻小伙子们就不约而同地上到北面的阳坡里去抓野鸡。拉尔宁的村庄,南面是乔木灌木混合林,而北面的阳坡地,则是一岭一岭隆起的石山,低矮的石缝灌木和人工强行开垦出来的45度左右的耕地。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生息着不少的野兔、锦鸡、斑鸠、鹌鹑、狐狸和孢子,拉尔宁人把雪地围猎统称为“抓野鸡”,雪雾弥漫中,人影憧憧,喊声四起,仿佛再现一场远古的战争场面。而在人们的惊吓追逐中,那些因大雪覆盖而缺食的野生动物们便惊恐万状,能飞的乱飞腾,能跑的乱奔跑,在人们持续的追逐下精疲力竭,最终被生擒活捉。更有一些疲惫不堪的野鸡鹌鹑们顺山势往低处滑翔,常常落进庄廓院里,被烧火做饭的女人们逮个正着。“大雪下在山里,野鸡掉进锅里”的玄话由此而来。

而这样的围猎,我是从没有参与过的。原

因很简单,我是家里的长子,无论什么天气,必须每天进山“打硬柴”。所谓“打硬柴”,就是不能砍活树,不能折活枝,而只能拣枯死的树枝,用斧头背砸那些枯死的树桩和顽根疙瘩,背回家来码成垛,用于一家老小生火盆取暖御寒。早上穿着塞了干麦草的牛皮酸巴鞋(就是把一片牛皮用细麻绳缝成个鞋套),提一把五斤砍山斧,背一个超级大背篋进山,在林海雪原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搜寻枯枝朽根,待打满一背篋“硬柴”回家,已是午后时分了,倒出柴疙瘩码上垛,脱下酸巴皮鞋,从鞋里能倒出两滩融化的雪水,而我的脚趾也已经被冰冷的雪水泡得发白,脚蹼处的裂口上,血水与雪水混成一抹淡淡的殷红,手上的裂口像张开的嘴巴,上面也渗着血珠子,手脚早已麻木,不知疼痛。

整整一个冬天,我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度过,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冬季的森林就是黑白世界,我的躯体感受到的只有劳作带来的疲倦和手脚裂口的钻心疼痛。

## 02

春天的森林,是泥泞与蓬勃的。山里的春天来得迟,最先感觉到春消息的是阴山根里消融的雪水和桦树根部萌出的嫩芽。那嫩芽仿佛是从桦树根里一生长出来就浸了蜜糖一般,用手掐是黏黏的,用嘴抿是甜甜的。我一直认为,这感觉香甜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是森林给了我一冬劳作的慰藉,我尝到了森林的甜蜜。再后来,桦树长出了新绿的叶子,冬季里一直发黑的松树渐渐变成深绿,灰色的灌木丛变得绿意盎然,渗水的地衣上有昆虫爬行。每当这个季节,我就莫名其妙地兴奋,就想在一个人时唱个不着调的小曲儿,比如“一个么就尔老汉哟哟”什么的。特别是森林边上会早早开出一朵蓝盈盈的小花,有淡淡清香,后来才知道那是高山龙胆花的一种。继它之后,黄色矢车菊也开放了,猫儿刺、鞭麻花、大小金樱子相继吐叶开花,于是整个森林开始活跃起来了。

拉尔宁的森林,是一条长长的林带,就横在村庄的南面,并延伸到拉尔宁河的源头——九道河以西。村庄前面的最高峰叫鸚哥儿嘴,但我至今也没看出来它哪里与鸚哥和鸟嘴有什么关系。在农历四月份的一段时间里,鸚哥儿嘴面向西北方向的一面坡上,顺山势凸起有五条斜岭,岭上生长着大片的野白杨,这些野白杨树的叶子展开后,会依次呈现出褐红、赭红、铁锈红、紫红、粉红等五种红颜

色的树叶,其中粉红色居中,像五条红绸带垂挂于五道岭上。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村庄里望上去,五条深浅不一的红色岭坡,如五朵红色云霞落地,犹似五条红色彩练凌空飞舞,奇幻无比,令人神往,是拉尔宁森林最为奇特的一季景观。只是野白杨树叶每年春天的这次红色集会,仅仅持续不到20天的时间,然后就变成一水儿的深绿,隐没在一片绿色的林海之中了。

## 03

夏天的森林,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高大的乔木,如松树、白桦、紫椴、野白杨,在蔚蓝的天际下高擎着绿色的手臂,恣意地书写着生命的蓬勃和张力。而那些绿色波浪般起伏的灌木丛,更是绽放着缤纷的色彩。黑刺林虬枝苍劲,黄刺嫩威凤凛凛,金樱子、山皂角、野樱桃、棉柳、柺柳、鞭麻以及无数不知名的灌木,把林子里的空间挤得充盈而错落有致。在这些灌木的空间里,更有如绿毯般的针茅草铺满大地,几乎见不到裸露的土壤,就是那些山间石头上,也覆盖着或绿或黄或红的地衣,长满了蓬松的苔藓,开满了结构独特的石花。高天上白云如棉似絮,大山里绿波荡漾涌动,红嘴鸥白脖鸥花喜鹊飞翔鸣叫,雀鹰猎单红单在高空悠然巡睨。天上地下,到处是生命的旗帜,到处是生命的音符,置身其中,只感到人的渺小,生活的沉重和大自然的博大宽阔。面对大山,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 04

秋天的森林,是最为丰盈多彩的时节。记得少年时期,家里日子过得紧,每天的干粮都是有限的,嗓子眼里总伸出一只饥饿的手,搅得胃瘪肠拧的。而一到秋天,我和我那几个一起放牛打柴的小伙伴们,就不稀罕从家里多带一块青稞面干粮了。一进入森林,抬头低头,到处都是颜色鲜艳、香甜美味的野果子,尽着你放开肚子吃,既充饥,又有营养,用现在的话说,都是绿色有机、富含各种维生素的天然食品。有些野果是从夏天就一直有的,到了秋天品种就更多了。贴地而生的,有鲜红的野草莓,雪白如珍珠般的面蛋儿,绵软如脂的蒿瓜儿;略高一点的有紫葡萄一样的马奶子,顶花带刺的树莓,还有高过头,如微缩西瓜,能酸掉牙的酸瓶瓶,深紫色的野樱桃,羊蹄菜……林林总总不下二三十种。野果子不仅省粮果腹,也给我沉重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最为甜美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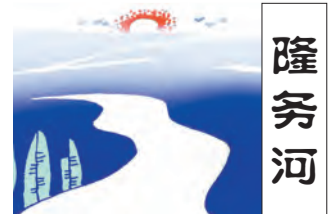
## 星的启示 (外一首)

丹玛·德吉央宗

更替的古老王朝 恰似流星 升起又陨落 如企盼的王朝 与我错过 这竟让我流泪	转身一瞬 我的心 化成水 跌落在泥泞小路 行人匆忙 车子疾驰 雨水沉积 还有漠视的目光	我不再执着的双眼 等待 就是受困 挣脱 以你的方式 却让我的玻璃小屋出现裂纹
流星划破夜空 缓缓坠落 我知道有颗星 此时发出耀眼的火花	望着你的背影 强忍住泪 雨再次打湿	翻开记忆 终于找到答案 那只是一场 夏末的秋雨
星辰百年的轮回 模糊不了王朝的模样 横亘的星座 盛不满焦渴的双眸		

星与星的撞击  
是瞬间的辉煌  
而心的深处  
在桑烟里迷惘

立秋的雨



## 端午之前

李万华

早晨在院子散步,遇见买菜回来的中年男子,手中捏一束沙枣枝和艾草。淡黄色沙枣花散出清芬,艾草的药香混同其间,都是从远处就能辨别出来的芳香。行至沙枣树下,发现沙枣花尚未绽放,拉近枝子嗅闻,没有任何芬芳。想街头摊贩们售卖的沙枣花,大约来自外地。

天不阴不晴,人们大多回了老家,或去游玩,院里一时清寂。人走了,花草还在。黄刺玫已经萎败,树下一片狼藉,樱桃蒙着细密绒毛,沿墙根生长的德国鸫尾,叶子壮硕,蓝色花朵如同妖姬。长的水泥甬道旁,木蓝蓬勃如同浪涌,它们的羽状叶子泛出些微幽蓝,蝶状淡粉的花却才开出一半。以前也曾见过木蓝,总是将它当作某种野生豆科植物,不曾想种植起来,也是碧玉。玩鸟的人,将关着画眉的笼子挂在树枝高处。鸟的两道白眉修长舒展,古意盎然,如同传统图案中的卷草。牡丹花已开尽。

两周前去民大校园看牡丹。那是傍晚,天欲雨。牡丹园颇大,前来观赏的人,穿梭于花丛之中,忙着用手机拍照。是精心培育的花朵,以甘青紫斑牡丹为主,杂以其他品种,有些植株,已高达一米左右。花开得正好,有月圆之感,让人想到李白的长安时代,也想到隋炀帝时期河西走廊上的那次万国博览会。看过一株,又看一株,来去流连,忍不住用手指轻轻

揉捏一些花瓣。在暗淡天光中拍下一丛白色牡丹,觉得黑牡丹也雍容,又拍下一张作为纪念。

以前一直不喜欢牡丹,说不出具体理由,大约还是人们将牡丹与富贵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似乎牡丹一出现,不再是单纯的植物与花,而是某些厚腻的附加物,有过度包装之嫌。之外,大约与我喜欢弱小有关。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自有入爱,不用我等去呵护怜惜,我只为不起眼的小花草费些笔墨即可。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有改变,如今我看牡丹,见到的,却也只是牡丹,连它的妖娆富丽,居然也能接受。

抛去结构,事物本身并无简单复杂之别,亦无高贵低贱之分,事物除去实在的存在意义,其他皆来自人类定义。一定程度上,人的好奇心被自己利用,于是万物显出不同。很多时候,人是一个自己的集合体,他们来自过去与现在,但过去与过去不同,现在与现在不同,这样,每一个自己又都不同。如果分割,如果定格,每个人便有无数的自己,他们如同电影胶片上的身影,前赴后继,但绝无重复的可能。

午后水边,见到大丛菖蒲和千屈菜,糝斗菜开出繁复花瓣,颜色各异,蜻蜓飞来,水蚂蚱嬉戏水面,点起层层涟漪,蜀葵已打花苞,蕪艾野生。移数株蕪艾回来,植于陶盆中,不知能否成活。

读孙犁《书衣文录》,记住一句: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境自废。